

■关注

康洪雷：一次特殊的“推拿”体验

□本报记者 高小立



就一直期待着。当看到有些导演手忙脚乱地不知道拍什么时，看到出品人为收视率疯狂时，看到荧屏上的“雷”剧、“神”剧不断时，就想到了康洪雷，新作怎么还没播啊。这倒不是要说明康洪雷多么的特立独行，多么的不可或缺，其实康导每次都拿出不跟风的有艺术个性的作品，从艺术创作的本来来讲，这才应该是正常的艺术创作，现在费解的是，一些紧跟风潮的模式化创作越来越正常了，反而显得康洪雷有点另类。

好剧本要有让人信服的故事和人物

康洪雷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就不断地听到一些善意的忠告，确实是善意，因为多是出自朋友之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都是黄棉袄、黄棉裤，谁看啊？《士兵突击》里，连个女的都没有，有人看吗？包括这部《推拿》，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劝他，一群盲人，有什么可拍的。可康洪雷都拍了，都播出了，前两部大获成功，获了多少奖不用说，剧中人物能流传，许多多能成为当代偶像，再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

现在很多年轻导演不知道拍什么，基本是跟着市场、跟着投资人走，相比这些导演，旁人看不好的题材，康洪雷每次都都不动声，坚信自己的判断。记者就此也多次问过康导，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成功了，可能是个偶然，那《青衣》《士兵突击》的连续成功，一定有什么秘诀或规律性的东西，本想给他戴个艺术追求、艺术坚守的高帽，但知道康导太不喜欢追求、坚守之类的词了，他也不承认规律之说。康导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追向下，他最终道出的“不能心机太重，惟有单纯是制胜的法宝，只有单纯才有奇迹的可能”会受用于当下的创作者。康洪雷其实拒绝任何题材，但他首先得相信剧中的故事

和人物。有了名气后，很多投资人拿着剧本来找他，如果是不相信的故事和人物，一般都婉言谢绝，他说连创作者都不相信的东西，能试图让观众相信吗，这不符合基本的逻辑。说到康洪雷作品中的人物，历数他执导的电视剧，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改编自文学作品，他之所以从小说中选素材，恰恰看中的是小说中的人物，每次都是被小说中的人物所打动，他的理念是，有了这么丰富的人物，还愁编不出好故事。说起这点，康洪雷和别的导演又不同了，康洪雷最怕别人说他与众不同，事实证明的确不一样，人家都是先看故事，故事热闹、命运坎坷、情节曲折，才认为达到了拍电视剧的要求。康洪雷不，他首要的是人物。康洪雷和别人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说现在的电视剧集数太多不说，每集45分钟太长了，这对观众的身体不健康不利，他主张每部20集，每集30分钟为好。谁都知道现在电视剧越拍越长。康洪雷不主张拍长篇，因他说过一句话：“钱在我这儿不好使，勾不起我的欲望。”难怪呢。

绝不以关怀者、同情者的姿态写盲人

《推拿》是作家毕飞宇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原创小说，有人猜测康洪雷是在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决定拍的，其实康洪雷在2007年小说出版的第一时间就拿到了书，看完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拍摄，这次依然是被小说中的人物打动了。原小说中除了简单、细腻故事情节，主要是对人物细腻的刻画和大量对心灵深处的描写，这样的小说，很难改成电视剧。康洪雷也确信把小说《推拿》改编成电影、话剧，尤其改编成舞剧，是再合适不过的题材了，惟独改成电视剧太难。电视剧要有故事，有人间烟火，需要百转千回的情节，小说中恰恰不具备这些。面对改编难题，康洪雷把能想到的所有不可能和担心都化为他这次一定要做成的动力和能量，哪怕倾其所有。这就是康洪雷的不一样，认准的事，非做成不可。

改编的挑战果然接踵而来，他先找了几个年轻编剧，结果都没通过，最终还是请来了老搭档

陈坪，他们两人合作过5次，默契不用说了，但这次编剧的艰难前所未有，陈坪花两万元办了盲人推拿中心的卡，整整体验了一年的生活。采访那天，坐在康导身旁的陈坪调侃了一句：别人没做成的事，我做成了，才显得我很牛。现在听来似乎轻松的一句话，背后是陈坪近两年的艰苦创作。在原著中的人物几乎都保留的基础上，根据剧情的需要，电视剧中衍生出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走进濮存昕饰演的沙复明心里的女主角，也有在小说中一笔带过的人物在电视剧中成了贯穿始终的人物。整个拍摄的时间是三个月，后期制作整整用了一年，这在康洪雷拍电视剧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超乎经验之外的拍摄，面对的是一个既熟悉又极其陌生的盲人群体。用康洪雷的话说，他这次把后期制作人员折磨得够呛。

其实，康洪雷对这次的创作表现得特别兴奋，在发布会现场播放的片场集锦中，他像个大大男孩儿，手舞足蹈、喜笑颜开，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次请到了真正的大腕儿——濮存昕。康洪雷从上世纪90年代做副导演时就有濮存昕出演的愿望，濮存昕排练话剧的任务非常繁重，已多年不接拍电视剧了，这次之所以能加盟、而且是接受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角色，康洪雷强调的是小说的魅力，剧作的魅力打动了濮存昕，惟独没提自己的魅力，其实康导的魅力不说也在那儿了，现在能加盟康导的戏，没两把刷子可不行，看看《推拿》的演员便知，濮存昕、张国强、刘威葳、李菁菁、高亚麟，都是实力派演员。

毕飞宇、陈坪、康洪雷、濮存昕，都是各自艺术领域的尖子，在这次的合作中，都有不可替代的创作作用和个性体现，但从小说到编剧、导演、主演，他们对该剧达成的共同认知是——平等与尊重，绝不以关怀者、同情者的姿态去描写残疾人，也不会把盲人写得过于坚强和自尊，剧中的一句台词很有力量：“只有人类的尊严，从来就不该有盲人的尊严。”康洪雷说，我们完全从平等的角度，展现客观存在的这个群体的生活、工作、喜怒哀乐和他们的黑白世界，这种平等的接触、平

在8月14日北京今夏最难的桑拿天里，记者匆匆赶到北京梅地亚电视剧《推拿》的央视首播现场，按照事先和康洪雷的约定，在发布会之前对他进行一个采访。本想在梅地亚的咖啡厅点上两杯冰咖啡安静地做一次对话，但众多媒体对康导的前呼后拥，根本不允许康洪雷单独行动。康导第二天还要赶往家乡呼和浩特，记者只好在嘈杂的演职员休息室里做个简单的采访，期间虽免不了有发现康导后闯进来的媒体同行，但忙碌中的康洪雷挺够朋友的，在众多媒体的等候中，接受了《文艺报》的独家采访。

作为朋友，其实和康导很少见面，多是在新闻发布会或一些研讨会上碰到，和康导的相识就是在几年前电视剧导演协会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回想当时，记者对现场就座的大腕儿导演全然不顾，单单只对康洪雷的导演艺术大加赞赏了一番，之后更加关注了他的作品，经常互发短信保持着联系。这次的采访，自然是因为《推拿》的播出。两年前得知《推拿》进入到了剧本创作阶段，

都市生活是丰富多彩、充满勃勃生机的，各行各业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应成为都市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内容和题材。然而，像《宝贝》《非诚勿扰》《今夜天使降临》《城市恋人》《华丽一族》等“快餐式”的都市题材剧，既陷入了矫情、奢靡和浮华的泥潭，也扭曲了都市社会生活的现实。

这些电视剧的题材选择相对狭窄，仅仅把视角对准那些大老板、高富帅、白富美，内容上无外乎他们的无病呻吟，老板和老板之间的相互倾轧，丁克一族的苦恼挣扎，大龄男女的婚姻问题，婆媳之间的斗法，以及情人的插足等等；人物大都是俊男靓女、白领丽人、IT精英、时尚一族等等。他们住的是装饰豪华、美轮美奂、宫殿般的豪宅，吃的是山珍海味、精美珍馐，喝的是高档洋酒，抽的是高档洋烟，穿的是世界名牌服装，开的是进口豪车，办公场所是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写字楼，出入的场所是氩氩迷离的夜总会，玩的是高尔夫球，等等。其身份不是地产界的翘楚，就是商界的大佬，亦或是外商在中国的代理，要不然就是镀金回来的“海归”，最不济的也是广告界的老板。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相随相伴的是娇妻，左拥右抱的是风情万种的美女……

比如，在《非诚勿扰》中，男主角是西装革履的富豪帅哥（地产大鳄），女主角是顾盼有情、娇柔妩媚、风姿绰约的靓女，再加上锥心裂肺的三角恋。他们不需要汗流浹背、不需要战严寒斗酷暑、不需要顶风冒雨、不需要灰头土脸的劳作，便有大把大把的金钱，直把城市生活演绎得天花乱坠、恍若天堂。这样的都市题材电视剧，宣扬的是浮华、炫耀的是奢靡、呈现的是金钱物质。他们以为写出了城市的主体，但恰恰忽视了在我们生活的城市，还有那么多的人为衣食奔波、为生存打拼；还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为工作、为就业东奔西走；还有那么多产业工人、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在辛勤地劳作等等。这些人都是现实生活中城市的主角，才是都市题材电视剧创作应该关注的对象。

一部电视剧的成败与否，内容和主题是一方面，主要的还是看能否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上世纪90年代初的《渴望》，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就在于它反映的是普通城市人的生活，塑造了憨厚诚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宋大成和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充满仁爱之心的刘慧芳等人物形象。然而，如今，我们的都市题材电视剧反映的内容脱离群众的生活，塑造的人物形象既缺乏鲜明的个性，又缺乏亲和力。像《宝贝》中的陈建亚，不仅天天泡在夜总会喝酒泡妞，而且对自己、对他人极不负责任。外商中国区区域的总代理张平，看起来很强硬，但忙碌的是怎样满足妻子的愿望；再选一个男人以及和情人约会。而他的妻子冯芸，作为全职太太从头到尾就忙一件事，就是造人和同丈夫闹离婚。《非诚勿扰》中的陆西诺，虽说是陆氏地产集团的总经理，却整天想着法儿和自己的员工刘琳斗嘴和谈情说爱，其表面金谷更是整天无所事事，到处耍嘴贫，整日游走在两个女人（妻子和前女友）之间。还有《华丽一族》中的李真、《城市恋人》中的廖泽楷等等，电视剧把他们放纵的生活、不羁的行为，甚至冷酷的内心世界放在荧屏上展示，这样的人物怎么能让观众产生亲和力和认同感。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并不缺乏电视剧创作素材，但总是把目标瞄准地产界、广告界、商界的老板、总经理、白领丽人，无限制地去“讴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富有、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矫情等等，无疑是走进了死胡同。而且，他们的生活并不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这样趋之若鹜地追捧，无疑是在误导社会，误导人们追求物质享受。都市题材电视剧难觅真实的社会人生，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电视剧到底想给社会留下什么？

想到就说

都市题材电视剧难觅真实的社会人生

□陶爱民

2013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的宗旨——

厉行节俭但不失大气

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是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所承办的一个品牌节目，在连续十余年的打磨中，已经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中秋月圆看春晚”已经成为海内外观众固定的收视习惯。据晚会总导演周晓岚透露，今年的中秋晚会在节俭的基础上仍保持唯美风格，力图更加欢乐、更加亲民、更加好看。

今年的中秋晚会落户在具有“世界客都”之称的广东梅州，梅州是历史上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地、聚居地和繁衍地，是全世界客家华侨的祖籍地和和精神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以一个长镜头开头：镜头从云端俯瞰城市，然后向下俯冲，穿过云层和高低错落的楼宇，穿过建筑间的长廊走廊，最终越过一扇百叶窗，推入到公安局的办公室。影片同样以一个长镜头结尾：即将分娩的女主人公吕月月，被搁浅在北京郊区的公路上，当疼痛袭来时，吕月月四顾无人，只能绝望地哭泣，镜头由全景慢慢推进到特写，然后长久地凝视着吕月月泪流满面的脸。两个长镜头在风格上并不匹配，开头的长镜头华丽张扬，昭示着影片的都市警匪片风格，而结尾的长镜头沉静内敛，携带着文艺片的气质。这两种明显不同的话语方式，却被奇怪地组合在一起。事实上，整个影片从创作初衷到最终的呈现似乎一直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关于案件侦破的警匪叙事和关于吕月月人格塑造的人物叙事成为两股相悖的力量相互拉扯，影片最终在警匪对峙的外部冲突和吕月月人物情感挣扎的内部冲突上分裂开来。而叙事的重心也在这两股力量中摇摆不定，叙事主线模糊难辨。在迷失叙事主线之后，所有的戏都显得暧昧不明，远未达到该有的准确和力度。

类型定位上的身份不明，使得影片一直处于一种叙事尴尬中，始终缺乏一个强劲的叙事推动。影片虽然由一个案件开始，但是案件的侦破并未成为有效的叙事推动，笨拙的场景设置，大段的人物对话，都显得拖泥带水，延缓了叙事的速度，在开始的前半个小时里，影片并没有成功起飞，当金正熙被抓之后，这条线索反而在吕月月与金正熙的情感纠葛中被搁置下来。理想的状态是，人物塑造同电影叙事能够有机结合，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世界能够在紧张的情节中得以揭示，最终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人物也站立起来。但是在這部影片中，这两者却彼此相斥，无法融合，过分的贴近原著，以及对原著情节取舍的失当，使得两条叙事脉络永远处在两个无法交叉的方向上，最终形成了影片的沉闷和冷淡。

在影片的结尾，摄像机长久地对准吕月月哭泣呼喊的脸庞，绝望而无助。直到这时，观众们才意识到，这部影片的叙事重心其实在吕月月身上，她的性格悲剧，她在道义和感情之间的挣扎，从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脆弱，才是影片真正想要讲述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主题揭示来得似乎有些晚，观众在寻找影片暧昧不明的叙事主线中早已疲惫不堪，而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长中，观众本应建立起来的对剧中人物的情感认同，也被一场场主旨不明的戏份给冲淡了，因此，当片尾面对吕月月撕心裂肺的哭泣，观众似乎没有心痛，而只觉刺耳。

影片改编自海岩的同名小说，从整体结构到具体

家园，分布在海外的“客家人”也是华人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标识。这些都与中秋晚会一贯秉承的“抒发中华民族特有情感，熔铸全球华人共同记忆”的理念相辅相成，为今年秋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保障。

为厉行“节俭办晚会”的原则，晚会导演组在演出场地的选择，明星阵容的控制，舞美灯光的制作规模等多个方面都做了精简与调整，取而代之的是对晚会节目质量的精益求精，通过精美细腻的节日包装、巧妙新颖的节目编排、创意独到的节目样式吸引

观众。据悉，今年秋晚的演出场除了保留作为中秋符号的“超级大月亮”，还将利用体育场圆形围拢看台的现有条件，将晚会现场营造成一个大的“客家围龙屋”氛围，利用一条可以直接延伸到月亮上的“山路”与朴素的客家民居、山水田园相勾连，达到虚实结合、细节唯美的梦幻效果。

晚会由序篇《又见月圆》、上篇《月照客都》、下篇《亲情中华》、尾声《海上明月》四个部分构成，晚会将在坚持“中秋望月”的浪漫气质前提下，彰显“全民春晚”的理念。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晚会用许多时尚流行的元素与晚会样式结合，综合了歌舞、器乐、武术、杂技、木偶、戏曲、影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强化主持人的口语化串联、节目内容的平民化视角、演出方式的草根化特征，让传统中秋充溢现代色彩，在热烈与大气中寻求视觉上的新突破。（央讯）

■批评家在线

电影《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身份不明带来的叙事尴尬

□李墨波



的场景和情节，甚至台词和细节，影片都较为忠实于原作，但是从结果来看，这样的忠实实在是一种“愚忠”。小说的文体采用对话体，在“作家海岩”同吕月月的对话中，逐渐还原出整个案件的真相，这样的文体在叙述的时空上较为自如，同时紧扣人物的性格主线。当改编为电影时，这样的结构设置就显得不太合适。小说中大段的心理描写和情感独白应该相应地通过二次创造，使得人物矛盾纠结的内心世界得以视觉化的呈现。尤其是吕月月和金正熙逃走以后，小说花费大量的笔墨去表现吕月月挣扎和心理的心理，只可惜到了电影中，应该有的情感纠葛和情感铺陈，却被简单的几场戏一笔带过，草草收场，人物既显得单薄又削弱了原著所具有的思想深度。

影片唯一的亮点是追车一场戏，通过对心理节奏的把握和准确剪辑的剪辑，这场隧道追车大战被设计得紧张刺激、跌宕有致。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中，这场追车大战的震撼效果几可媲美美国大片，堪称国产电影

追车场面的典范，也是近些年来国内警匪题材影片中少有的视觉奇观。

警匪片是导演高群书所钟爱的题材，从《千钧一发》到《西风烈》再到《神探亨特张》，高群书用他的镜头一直对警察这个特殊的群体给予艺术的观照。虽然这些影片可圈可点，其平视的视角、贴近地面的风格尤为称道，但是人物和叙事似乎是他一直未能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西风烈》中公安四大名捕大漠追凶，漏洞百出的叙事和模式化的人物使影片显得故作和生硬，而在《神探亨特张》用近似纪录片的方式摄取警察的日常生活，游刃有余的镜头调度足见导演功力，但依然存在人物形象过于平面和单薄的问题，使得整个影片过于碎片化。一直到这部《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两个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诚如许多电影人所言，当下中国的电影市场最欠缺的是合格的类型片。所以当《泰囧》这样元素齐备、叙事合格的类型片出现时，虽然仅仅是及格而已，却已经拿下了最高的票房。很多导演总是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奉献一个合格的类型片，总是梦想在酣畅淋漓的好看之外最好能同时抵达深刻，既叫好又叫座，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这样的愿望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导演迫于票房压力转向类型片的拍摄，却又心有不甘，对于自己的文艺梦想念念不忘，于是干脆违反类型片的规律而在片中“夹带私货”，结果必然招致失败。当陆川在《王的盛宴》中以神经质的吃语和恍若梦境的片段向黑泽明致敬的时候，观众们也离他远去。一部影片盛不下导演太多的欲望，没有夯实基础就求新求变，其结果只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像。许多导演将影片的失败归咎于资金和技术，实则人物和叙事等等这些关于电影艺术的基本命题，才是他们应该永远为之绞尽脑汁的东西。